書隱業說

書隱叢說卷之八

吳江袁棟漫恬著

史語勝左

史記齊世家敘懿公被弒事公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納庸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謀弒懿公斷足子奪妻者六字如聞其聲如見其情從公榖脫化出來絕勝左傳語

秦皇一年無事

秦始皇本紀中用編年之法事有大小不等獨至三

十年曰無事夫國家果能無事則上下恬熈而民人樂業矣兵革不興而賦役不煩矣元氣長培而國脉永延矣然始皇乃好事之君無事之中種種大事俱萌櫱于此僅如弩機之未發砲線之未爇耳而弩中之矢砲中之藥已磨礪以須也始皇自以爲六國既滅可無事矣詩書既焚可無事矣長城既築可無事矣金人十二可無事矣孰知偶無事者宴安一載大有事者且荼毒終身殃流子姓也悲夫

奸民舞文

吏胥作奸自昔爲然奸民舞文并吏胥亦受其欺者

吳下田產未絶者許貼贖已絶者不許貼贖近因田價昂貴因田致訟者紛紛不絶州縣弔契明驗𢈔無弊矣而弔驗之後例與詞牒同歸胥廨有狡獪者契中已載不貼不贖字庭訊時必無直理乃以甘言誘胥暫假彼契歸家細閱胥不知其計也予之持歸乃以不貼不贖四字刮洗去之補以故紙仍書不貼不贖字迨旦歸胥胥驗無他置之而已閱日庭訊之下俯首無辭但云不記有此事乞付原契一觀則死無憾官哈而付之領閱之下始而駭繼而疑繼而思終則以契向陽一照乃恍然曰職是之故也幾爲所欺

旋上之案曰不貼不贖四字非原筆乃以故紙補者明是欺罔不辨自明官亦爲映光一視補迹顯然始翻然悟前者弔驗之已爲所欺也乃勃然怒而詈之以正其洗補之罪焉有田者含屈無以自明後因人言嘖嘖乃反正焉而吏胥方悟前者假歸之真爲所欺也人情險惡至此司柄者其孰察之哉

臭作氣解

容齋三筆曰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與潰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者如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臭𩞄臭陰逵於淵泉之

類以臭訓香也云云然其詮臭字尚有擬議古人臭字是臭味之臭作氣字解美氣惡氣俱已在內非專指惡氣與香字對也其臭如蘭謂氣之香者如惡惡臭謂氣之與香反者故加一惡字以別之臭之於臭則美惡俱有所謂臭味是也即所舉無聲無臭其臭羶亦是以臭訓氣並非以臭訓香也

李斯陸機

莊子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秦李斯爲趙高所論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

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晉陸機為孟玖所譖收兵至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李與陸俱念莊語而潸然也陸放翁詩曰君不見獵徒父子牽黄犬歲歲秋風上蔡門翩實形主尤有風神

兒食磚甓

里中有兒二三歲閒儕輩嬉戲偶括墻土屑而食之不果食也而是兒則欣然就食無遺既而漸拾土塊以食之又取黑炭瓦礫以食之并取磚甓以食之溅齒格格有聲無不下咽父母禁之不能後亦聽之有啼哭輒取土塊或磚瓦予之則欣然而去他果物不

喜食也逾歲瘂傷不知其所稟如何也

史記輕信

史記文章妙絶古今而述古處未免輕信異說因所見博而不能割愛也尤不足信者仲尼弟子列傳中三事一爲子貢之亂齊而破吳也夫子貢雖列言語之科非如戰國縱横之變亂黑白唯口是尚也乃之齊之吳之越之晉紛紛遊說適以擾亂諸國雖曰存魯其本心也然而亂齊破吳强晉霸越豈聖門席不暇煖之素志哉即有是事必非子貢之所爲也一爲有若之對絀而避坐也夫諸弟子之以有若似夫子

者亦以言行有孚於平日非僅以狀貌之細而遽事之也事之而疑之疑之而難之難之而黜之置師如奕碁非諸弟子之本色也況所問者月離于畢而致雨商瞿有五丈夫子亦非緊要之事默然無應而避坐使于此有以應之遂終身事之乎恐有若之似夫子弟子之尊有若終在彼而不在此也一爲宰予之作亂而夷族也聖門爲仁義道德之林豈有高弟從人作亂之事子路極粗率到底盡忠於主以不能見幾而禍及其身並非見利而忘義也況宰予乎其時闞止亦字子我而田闞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以字

之相同遂令聖門高弟含寃故曰著書之難在識見平而考覈審耳

連山歸藏

桓譚新論曰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又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藝文志不列其目雖隋藝文志有薛貞撰歸藏十三卷唐藝文志有連山十卷司馬膺注歸藏十三卷薛貞注宋藝文志有薛貞注歸藏三卷而昔人嘗斷為偽書焉

長城不始於秦皇

人言秦始皇築長城不知自秦以前已有築之者未

并六國之前燕趙秦三國邊於匈奴趙武靈王胡服習騎射築長城自代竝（音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又齊閔王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琊臺入海又蘇秦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則魏亦有長城秦巳并天下乃使蒙恬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然則長城之脩胡亦不自始皇始而始皇特從而繕治之更加廣長耳自此以後漢武帝元朔二年復繕秦塞北齊天保二年起長城六年築長城七年又築長城周靜帝大象元年築長城

隋文帝開皇五年築長城六年又緣邊築數十城七年脩長城秦後長城之事如此

見異不遷

管子曰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思遷焉旨哉其言之也不遷其業故可恒不見異故不思遷然爲士者尤當見異而不思遷爲可貴也以其爲仁義道德之林耳

義馬

康熙中吳江平望鎮有旅客乘馬過橋馬驚墮驚胝湖旁人駭救客已奄然化矣旁人憐而謀棺以瘞之

馬爲躑躅悲鳴于棺側如不欲生者旁人欲牽之而馬方怒視掉頭不顧也逾時百計誘之終不食而死余聞之爲作義馬行云吁畜之忠於主尚一死之不顧也況於人乎

嘉定大男兒

江南嘉定縣有力士者忘其姓名軀幹偉岸絕力過人飲噉異常日食斗粟以家貧不得時飽也性鈍拙雖有力無所自見而人亦未知一日其叔耕牛放逸衆莫能制力士知之走及奔牛拽牛尾而倒歸之其叔始駭後于春郊演劇處入場而觀漸近人群衆惡

其身之長謀共排擠之不動將羣攻之力士曰汝輩莫動動則危矣衆愈怒前後左右蝟集而攻之力士翻身而遁前後左右俱紛紛仆地矣於是人盡知力士之勇也　聖祖南巡得達　上聽面　聖見其魁岸詔與某將軍較力而某將軍者　聖祖所眷顧之干城也一較力而將軍負焉　龍顏大喜加守備之職隨　駕入都發兵部學習武藝半載無成遲之又久而不效遂放還自後親友饋餉不絕飽樂終身豈所謂以不材終者耶人因其軀幹之偉岸直謂之嘉定大男兒云

天井

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以天然地陷成井故謂之天井也上古因天爲井後世乃用人工鑿井耳吳俗謂室之前庭曰天井謂夫四面墻高中如地陷也

五行化眞

莆田鄭景實云五行化眞如甲巳化真土之類甲巳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巳化真土乙庚之歲戊爲頭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眞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屬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壬位順行流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眞木

戊寅但向甲寅求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眞火余前聞之友人云五行從龍則化如甲巳還加甲甲子順數則爲戊辰戊屬土故甲巳化土乙庚丙作初丙子順數則爲庚辰庚屬金故乙庚化金丙辛從戊起戊子順數則爲壬辰壬屬水故丙辛化水丁壬庚子居庚子順數則爲甲辰甲屬木故丁壬化木戊癸何方發壬子是眞途壬子順數則爲丙辰丙屬火故戊癸化火前說用五虎遁後說用五鼠遁其言俱鑿鑿有理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

高出庸衆

人情莫不欲名而有逃之以全身者即不爲全身計有逃之以爲高者人情莫不欲利而有遠之以避害者即不爲避害計有遠之以潔身者人情莫不欲進而有以退爲貴者人情莫不欲得而有以喪爲貴者人情莫不欲取而有以棄爲貴者人情莫不欲近而有以遠爲貴者其見高出庸衆非淺近之所可幾至於聲色貨利之嗜好又下中人一等不足言也

爲身不顧後

黥布反薛公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

卧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者也果如其料而敗嗟乎爲身不顧後五字豈獨攻城畧地大事哉處處當戒之也若持國大臣若庶司百職若居平作事若利害關頭俱不可爲身不顧後也有識者其熟慮之

秀才

漢武帝時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請爲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請著爲令賈誼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聞其秀才名置門下

則博士弟子秀才之名實始於漢但秀才之名謂未爲弟子者今則謂已爲弟子者耳又唐時秀才科第最高今但以生員當之

秦檜死報

桯史記秦檜死報曰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脇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汙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揺手曰勿勞太師檜竟仆於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大解精忠記傳奇有秦檜票本爲岳飛

擊幾事實本乎此也

如是觀

前有恨賦後有反恨賦以前人之所恨者一一而反之于正使人心快然也傳奇有精忠記復有倒精忠中演岳飛直搗黃龍府迎取二聖還朝奸檜典刑山河恢復觀之者田夫販豎亦爲之快意一名如是觀謂水月空花當作如是觀耳文人學士又不覺爲之墮淚也因思秦皇雖無道而扶蘇當正位而戮高晉獻雖信讒而申生宜完身而得國明皇雖播遷而梅妃當歸宮而寵愛建文雖流離而孝孺宜盡忠而反

正安得見之空言一一而反其恨乎女仙外史以谷應恭所言仙乎妖乎之唐賽兒起義山東糾集向義之舊臣援救冤陷之患難空奉建文名號立闕設官與永樂爲難直至榆木川而止亦快矣哉

易圖非伏羲作

易之圖非伏羲之作河圖洛書繫辭言之矣然而其形不著經傳無明文漢唐諸儒亦不言其何狀自邵子得之陳希夷乃大行于世其推衍變通不可謂非演明易理然非作易之本蓋易以天地萬物之理無不著之於象後之人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歸震川

曰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圖而卦局猶周子之太極圖先有太極而後有圖則知先有易而後有圖也圖也圖書之象數方位易道自足以彖明而伏羲之畫卦不必本諸圖書也朱子本義曰直解圓圖云云者亦是融會圖意而觀之若云以說卦解圖直以圖爲伏羲之圖矣非也洪範五行原自活潑以爲其理如此漢儒因爲洪範五行傳以明災異之毫髮不爽其理未嘗不合但未免過於拘泥耳

荀孟同時未遇

荀子當戰國縱橫之際以道自任大矯功利之習其

學與孟子相上下故史記爲之合傳惜其性惡之論尚有所偏故不爲後世所欽仰耳荀子與孟子同時終身未得相遇使與孟子聚首談道以彼其材質學力未必不聞性善之原而翻然也惜夫

○讀書最樂

世間極閒適事如臨泛遊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同事惟讀書一人爲之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遍觀四海千載之下覿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黼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聞見天下之樂無過於此世人不知殊可惜也

庶人曰死

禮記庶人曰死疏曰死者澌也澌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生無令譽死絶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觀此數語志士於此能不凜然

史記脱胎國語

史記匈奴列傳圍高帝於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此數語眞如畫圖之羅列又如後世妖巫行六丁六甲之法而其語乃脱胎於國語望之如荼望之如火一段來但國語文而史記質耳

扁鵲列傳

扁鵲列傳號君延扁鵲治太子疾曰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億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此數語摹畫形神啟後世唐人小說一派筆意

河套不可棄

封疆之險守險者必越其險而據之乃可守也不然即於險口守之終爲人有如人家防盜宜於里閈及室宇前後空地防之若徑在大門內防護則盜亦易

入也如守城者在城外要道設兵備之若敵臨城下僅恃墻垣之高峻其不破者鮮矣所以古人以江爲險者不於江口守也以淮爲險者不於淮岍守也以山爲險者不於山麓守也漢與匈奴以長城外河南之地得失者互爲勝負匈奴得河南則宫室戒嚴漢室得河南則氊幕遠遁河南者即今之河套也黄河至此處一折向北過東再南以在黄河之南故曰河南以河形如套故曰河套夏赫連勃勃蒸土而築統萬城即此地面城而居面長城也明世宗時嚴嵩欲棄河套不思一旦京城失守權奸爵祿可長保而有

耶可謂奸而愚矣

公孫敖

衛青姊子夫入宮爲武帝所幸陳皇后乃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堂邑矦陳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焉后無子其母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刼也奪也公孫敖後從青擊匈奴有功封合騎侯胥光劍傳奇中有紫面鉄力奴救取衛青者即公孫敖之壯士也

讀書獨出眞意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謂脫棄訓詁之粘滯而獨出真意以契之也其詩云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豈游光掠影者耶今人不達徒爲鹵莽者之藉口矣

三字名姓

戰國有董之蘩菁姓董名之蘩菁令尹子文名穀於菟隋道士屈突無爲字無不爲前凉張天錫字公純嘏桓玄字神靈寶三字名字僅見即三字姓如普六茹之類中國亦鮮也

文券手摹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彦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黄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似此猶今之能書者則畫花押花押亦自古有之不能書者則以筆縱横畫之作十字其所謂下手書畫指券猶是意也特時代不同或風俗不同耳而手摹今亦少矣又云兩書一札同而别之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似此則今之合同議单是也

渾脱舞名

唐呂元泰言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杜工部公孫大娘弟子歌序舞劍器渾脫流離頓挫云云劍器宮調渾脫角調俱舞曲名脫音駝下乃贊其流離頓挫也王阮亭嘗言之今人不達以渾脫如字與流離連用者誤矣

○天公地公人公

尚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後漢張角作亂自稱天公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或竊取此義云

○尹焞對君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讎乎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使有陳此對於明高帝之前者安知不免錢唐之代射乎

黔首

太史公謂秦更民曰黔首然祭統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内經曰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未知黔首之稱秦前已有之乎抑後人竄易新名於古書乎當俟

識者辨之

易理會通

聖人制易萃天地民物之理會而通之然後著之於象以昭示後人後人不能會其全體一知半解證之於易其理無不悉合如明王之制律情罪之可有而未必有者悉具有司按之無不各協其罪易之通變宜民猶是也如五都之肆極窮鄉難得之貨美惡貴賤雜陳入市者無不各厭其欲易之神化不倦猶是也求易者自不可舍象數而象數之中無非至理如律之按罪市之陳物投之者如磁石之引針毫髮無

憾乃謂天生一定之數也不知數不外乎情情不外乎理惟聖人爲能通乎天理之至斯能通乎人情之至而設象立教無不恊於數也律之設市之立亦猶是也昔人云一屋散錢少一索子貫串之天地間隨處是道理聖人以索子貫串之所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由是散而給於萬物無不具足如貨物之有行家人各有貨行儈以索子貫串之由是隨取而予其應不窮挹彼注此必有索子以貫串之也人君御極採取天下善言而施布之亦是索子貫串散錢也

古今壽筭之多者卜子夏一百二歲或云一百三十餘歲伊尹一百五歲或云一百三十歲周穆王一百五歲魏張蒼一百五歲皐陶一百六歲宋林雄一百七歲明劉健一百七歲元龍廣寒一百八歲宋李嵩一百九歲明陳百萬一百九歲虞舜一百十歲周太公一百十歲或云一百五十二歲宋周壽誼一百十六歲歷元至明張原始一百十六歲林洞一百十七歲唐堯一百十八歲召公一百十九歲或云一百八十歲或云一百九十餘歲古公一百二十歲北魏羅結一百二十歲梁鍾離人一百二十歲宋楊叔連一

百二十二歲明濟寧王士能一百二十三歲周伯玉
妻郭真順一百二十五歲唐于伯龍一百二十八歲
蜀范長生一百三十歲何首烏一百三十歲宋譙定
一百三十餘歲唐李元奭一百三十六歲王子珍一
百三十八歲何首烏祖能嗣父延秀俱一百六十歲
唐錢朗一百七十歲宋黨翁一百七十餘歲羅晏一
百七十八歲漢張蒼一百八十歲竇公一百八十歲
或云二百八十歲宋楊宋卿一百九十五歲漢張夷
二百歲東方朔父楊氏鷄窠老翁二百餘歲伯益二百餘
歲梁穰城人二百四十歲范明友奴二百四十歲或

云三百五十歲趙逸二百五十歲或云五百歲周東宮得臣三百歲宋日本國臣三百七歲明孔無似四百歲老聃七百歲漢孟岐七百歲彭祖七百餘歲廣成子一千二百歲偓佺三千歲

提要鈎玄

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然則由博而約含菁咀華取

其合道者而棄其不合道者亦以索子貫串之義夫

議論當公平

議論古人正須公平奸者得以服其罪賢者得以見其長一入苛刻不論時勢艱難不論權宜變更動以成言責之雖聖賢不免有過諸葛亮學術醇正王者之佐其取劉璋有譏其忍者有譏其笨者張良進退從容帝者之師其乘機取項羽有譏其狠者岳飛智勇兼全忠誠貫日其奮往直前有譏其横者甚而謗伊尹罪湯武獨不思有伊尹之志則可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孟斷案昭昭矣故曰議論正須公

平不必務奇立異也

族姓譜牒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朱子云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多是指百官族姓楊升菴曰尚書所稱

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有分别尚書之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故上曰百姓昭明是謂諸侯大夫下曰黎民於變時雍乃是民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修巳以安百姓則直指民矣顧亭林曰詩言群黎百姓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春秋傳曰平章百姓體群臣也此可証矣歸震川云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廹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不可稽考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廹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

復散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傳系不絕猶爲不遠於古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出往往有之麈史曰自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離散譜牒難修京房之先李姓也牛弘之先遼姓也疎之後乃爲束氏之後乃爲是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而冒之者益衆楝按氏族之原本皆得乎帝王而其後他姓冒亂如以諸侯之姓爲姓以大夫之姓爲姓者不少也或譜牒散亡不可稽考豈能如諸侯之世國大夫之世家乎今世之爲譜者間世崛起前代越在艸莽往往昧其自出乃遠追同姓

遷華冑一經稽考大畧世代參差如司馬遷之帝王譜系也或詭名越代如沈隱侯之自敘欺人也或顛倒錯亂如白居易之自序家狀也雖無不追踪古帝王究何以爲傳信之本乎故昔推歐陽蘇氏二譜爲最精至謂其序至五世六世確然可知者而已並不冒附以文其祖也華亭蔡用卿爲譜至於六世不欲遠引也其始二世名字已不能詳不欲詭冒也所以震川極稱其慎耳朱竹垞序劉氏族譜自明威將軍始譜系墳墓灼然可信稱其可法大約顯仕之後紀述有人閱數十世而其序秩然然盛時有攀附之

支而式微致譜牒之散矣崛起之先世次無稽往往扳附昔賢不免中斷或則聯絡他宗又成附葛譜之在今日也豈能一一傳信哉況今人但知同姓可同譜也不知同姓之中實有不同如王有三姓一子姓出於畢公高之後一嬀姓出於諸田子孫一姬姓姬姓後又有瑯琊太原之別吳有二姓一泰伯後一舜後苟有二姓一出於敬氏一出於勾氏張有二姓一出於晉公族一出於叱羅氏顧有二姓一夏商諸侯一勾踐之後葢有二姓一音盍葢寬饒一音路蓋嘉運劉有三姓一祁姓一姬姓一漢賜姓唐有二姓虞有二

姓夏有二姓周有五姓秦有三姓陳有四姓朱有三
姓沈有二姓徐有二姓劉氏柳氏李氏有出於匈奴
契丹者王氏亦有出于高麗者决非一姓也不同姓
之中實爲同姓如姜之於田田之於車第五之於田
田之於王韓之於何莊之於嚴沈之於尤危之於元
殷之於戴恒之于元于常踈之于束謝之于射莘之
于辛虢之于郭仲之于种鄿之于曾慎之于真劉之
于金繆之于穆鄣之于章邴之于丙諸葛之于葛申
屠之于申胡毋之于胡閭邱之于閭敬之于文苟之
于文陸之于田賀之于慶京之于李墨台之于墨于

怡牛之于牢于尞杜之于范于士于唐馬宮之于馬
淳于之於于司馬之于馬鍾離之于鍾金之于淦勾
之于鉤于約于茍于勾龍于句管之于陰真同姓也
并有因事改姓後世遂失其由来者如老子因母以
爲姓子胥之後爲五氏棘據之後爲棗氏踈廣之後
爲束晳員半千本姓劉湯文圭本姓殷灌夫人之祖
本姓張朱暉本姓宋張遼本姓聶徐庶本姓單賀齊
本姓慶張燕本姓褚曹眞本姓秦陳矯本姓劉黄子
久本姓陸李平本姓楊鄭愔本姓鄭李廷珪本姓奚
衞青之父姓鄭胡廣之父姓黄嵇康之父姓奚文彦

博之祖姓敬劉頌冒姑姓爲陳陶穀本唐氏子李含光本姓弘避則天諱改焉京房本李姓也推律而姓京范姓因趙文昌名而改姓花魏了翁本姓高養于姑而姓魏眞德秀本姓愼因避諱而姓眞則輾轉改易可知者已如此不可知者又何限也何可以此人的爲此姓之泒乎曹操之于曹陸羽之于陸且不能審其所自出矣程子曰若用祖姓則數經改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云云故庶族當追其可知者而止仕族當追其崛起之可知者而止不必遠求也遠求者皆僞也明太祖有天下建安朱氏以譜牒進欲

附同姓高帝曰朕起農家所知者德懿信仁四代而已國姓之與建安或是或不是俱未可知然未能鑿屈指而溯則闕疑可也則聖明之見高出萬古矣信乎人之賢否在於一已豈族姓之所能高下哉

同能不如獨勝

明夏㫤與張益同時學文以爲文不如張去而畫竹遂獨冠一時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顏魯公正書張長史艸書張顛書吳道子畫吳道子學畫楊惠之學塑崔顥題黃鶴樓太白賦鳳凰臺陳簡齋詩辛稼軒詞信矣同能之不如獨勝也

用情不失性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也是性善而情無有不善然此俱言夫天命之原耳自後世人欲紛起雖有性善之本質不能不動於情欲之外染而性與情遂有天人之别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濁性猶火也情燄也燄熾則火飛舉性而遺情者枯禪之死灰任情而忘性者陷溺之禽獸能用情而不失乎性之善者其惟聖人乎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

晉盛弘之荆州記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岩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語意飛舞絶似酈道元水經注中佳語豈世次相近如南徐北庾筆意相倫耶抑生有先後或相效法耶

不可以女限

女主臨天下者有唐武后女而侯者有漢高帝嫂呂嬃許負蕭何夫人女而將兵者有漢宮馮夫人呂母馮寶妻冼夫人劉遐妻羊夫人娘子軍夫人城荀崧小女灌李毅女秀宋李全妻楊妙真金繡旗女將明

秦良玉女而謀反者有漢交趾女徵貳徵側唐睦州陳碩真明唐賽兒女男裝而從軍者有木蘭唐張詧妻明韓保寧女女男裝而得官者有齊婁逞蜀黃崇嘏女男裝而旅遊者有明黃善聰伏闕上書訟父冤有淳于意女緹縈　本朝泰州女子蔡蕙手刃父仇有趙娥親女侍中有魏元乂妻陸令萱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女子爲之女學士有袁大捨孔貴嬪等唐德宗朝貝州宋氏五女若莘若昭若華若倫若憲女博士有宋韓蘭英女進士有宋林妙玉女爲武定府知府有

土官妻商勝女校書有唐薛濤此等女子其才其命俱不可以女限者也

○三恪

三恪乃陳及薊祝黄帝堯舜之後也而杞宋别爲二王之後不在三恪之内以杞宋爲三恪者誤也恪客古通用

○九州

禹貢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是夏制也周禮職方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制也爾雅釋地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疑是殷制也若有青徐梁而又有

幽并營者則舜時十二州也

院本脚色

演戲脚色初止爨弄參鶻元時院本用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元人百種曲中有正末冲末副末老旦正旦旦卜兒外淨丑又有倈兒孛老搽旦孤湯若士牡丹亭用八人末生外老旦旦貼丑淨今則用十人一外一末二生三旦三淨

書隱叢說卷之八終

書隱叢說卷之九

吳江袁棟漫恬著

大人星

角亢氐房心尾箕爲東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北方七宿不獨箕有箕形斗有斗形也而房心尾之間恰似人形房爲人面心爲人脊尾爲人跪足而旋踵之象餘星有爲冠者有爲目者有爲笏者有爲足膝半跪者纍纍歷歷人形宛具俗謂之大人星當暑則心星東偃西仰故當户如肩脊之形七月流火火心星也心星漸漸向西則仰東而偃西而大人星遂

傾倒矣猶之﨨爲鳥咮星爲鳥頸張爲鳥嗉翼爲鳥尾也

鍾馗石敢當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益言大圭之首似椎爾左傳有終葵氏晉宋閒人往往以終葵爲名其後誤爲鍾馗其像手執椎以擊鬼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圖之者然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則畫鍾馗不始於開元矣石敢當本急就章虛擬人名莆田石記有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之語俗乃立石于門墻之閒書

泰山石敢當云云而文人有鍾馗傳亦有石敢當傳皆虗辭戲說也楊升菴云云然姓源珠璣曰劉智遠遣力士石敢當袖鉄鎚侍晉祖格鬬死石敢當生平逢凶化吉禦侮防危後人故于橋路衝要之處必以石刻其形書其姓字以捍民居然則石敢當又實有其人矣

拐子

世有惡徒名曰拐子外貌若經紀者往往於水邉屋後人所不見之處人家或兒女或婢僕十歲左右者遇之則以惡呪呪之驅使隨行爲所驅者憒然莫覺

也途間或幸遇相識者怪其行狀有異叱而呼之則拐子委之而去小兒始得醒悟云但見水火蛇虎等夾擁左右懼不得脫醒後則歸家無恙不幸者爲其術所驅直隨拐子至舟焉聞有甕中置木人或跛或眇或攣或喑不一其形兒至則使探之探得者則或跛其足或矐其目或攣其手或喑其喉如所探者之狀甚而拔筋擢腦腊肉漬髓種種惡毒男女長幼悉忍爲之曾不少動心焉嗟乎古有食仇家之肉飲戰場之血者猶曰仇也戰也出於不得已也曾是射利肥橐而直以人爲市乎生者殘體行乞死者戕生含

恨眞加豺虎一等矣天幸敗露則羣起而攻之贓証現在毆之至死則亦已矣若執而鳴之於官遇明府則付衆人而庭斃之人心快然也逢墨吏則百端以免之或以所執非真而明釋或以善慰衆人而暗遣錢可通神又加以勢能弭伏所以州縣往往爲之計免誠可痛恨拐子之所以不絕者有二一由於忍求腦髓之輩禽獸尚不食同類人以傷人之生而養巳之生忍人之痛而治巳之痛天道昭昭諒其生亦必不能養痛亦必不能治也幸而獲濟其後必遭天譴與人禍斷斷如也世間無忍求腦髓之人亦無忍取

腦髓之輩矣一由於陰爲主持之人有勢力權謀者陰爲主之拐子有物則獻之有事則倚之一遇事發使者旁午書問絡繹項刻而至其速如神其救拐子也如行仗義之事不顧身命如行積善之事不惜口碑噫拐子亦人也人也而如是乎主拐子者亦人也人也而若是乎真禽獸不食其餘矣廉明長吏宜務絶此輩爲急如盜賊之窩家如告訐之訟師治之不少寛焉則拐子之風其亦可少息矣夫

圖書有本

太史公大宛列傳贊曰張騫使大夏惡睹所謂崑崙

者乎故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是時張騫未得真窮河源故河源不爲中國所傳至元時方知有崑崙有星宿海焉此在四海之内尚存疑似至有並無西海北海之說者中國之拘於一隅矣乃知天地之大非淺鮮可幾而古圖書之必有所本也

幻術

安息以善眩人獻漢眩人者變化惑人也於是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自縛自解之術傳於中國文選西京賦云吞刀吐火易貌分形是也今往往有

此術焉

○除民害

民之於君九重遼隔有情而莫訴也惟賴長吏得民之情以除民之害耳爲長吏者苟膜外視之則一舉一動民無不受其害如水旱則勤苦而不得賑徒有催科之擾害民也盜賊則縱弛而不力捕反抑勒而不許報害民也强凌弱則私受賕賂而有冤莫伸害民也邪奸正則干謁請託而偏聽倒置害民也甚而任情夾打故入人罪察聽浮言平誣良善又害民之尤者也又如欲爲民興利則開水利而民受開河之

害平米價而民受平糶之害預防錢貴而民受收銅之害小有屯駐如明代防倭之類而民又受官兵之害宪其原吏胥售奸以欺官下職文過以欺上而大臣又粉飾以欺君總是民情不通壅於上聞之故然欲如古之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又難行於今日若許平民自擊登聞鼓訴寃則真寃者十之一而户婚田土反居十之九其可乎故爲上者以除民害爲急而除民害必先以通民情爲急若上下不相蒙蔽而民情可通又何患乎民害之不除而天下之不平哉故孟子曰有司莫以告是慢上而殘下也

方響

古樂有方響今已不傳樂書云方響以鐵爲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纔三四寸後周載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李允方響歌十六葉中浸素光寒玲震月雜佩璫今樂器中之雲鑼一架十枚其敔玎璫想是其遺製耳

樹松栢

禮稽命徵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

楊栁故詩中徃徃有白楊悲風之語今則樹松栢者多矣

尊西卑東

古者尊西卑東故俗謂主人曰東家客曰西席今惟北地尚然而南方則尊東而卑西矣

六禮

古之六禮今尚行之但異其名耳今之請帖古之問名今之傳紅古之納采今之謝允古之納吉今之行聘古之納徵今之道日古之請期惟親迎則古今同名

角端

李陵遺蘇武角端弓角端爲弓之貴者司馬相如傳曰獸則麒麟角端注云角在鼻上堪作弓漢書曰角端以角爲弓謂之角端弓晉書載記贊曰角端掩月步摇翻霜角端謂弓也步摇謂冠也元耶律楚材所識之角端乃北地異獸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圖未知其爲同爲異俟博識者諗之

生我死我

老萊子曰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所謂能生我者能死我也孟子曰趙

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莊子之寧曳尾於塗中有以也夫

鄭重反覆

古人文辭不厭鄭重反覆一意再明易曰明明辨晰也詩曰無已太康既安且寧既庶且多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儀式刑文王之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尚書曰不遑暇食禮月令曰還反行賞左傳曰十年尚猶有臭亦克能修其職遠哉遥遥莊子曰周徧咸漢書張禹傳絲竹管絃中山靖王聞樂對曰道遼路遠在今人必以為複矣而絲竹管絃至今且加譏夫蘭亭也

調飢爲朝飢

詩惄如調飢調音周註云重也韓詩作惄如朝飢言朝飢難忍也焦氏易林云倆如旦飢益明調飢之爲朝飢也

民間祀竈

祭法曰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註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正義曰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户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云然則民間祀竈其來巳久自漢武信方士之說

媢竈紛紛今俗并有竈神察人之過至臈月廿五日上天告訴之言因承註疏之意而惑亂之甚不經也幽則有鬼神謂不敢悖乎正理傷乎元氣非謂有神祭之可以苟且儌倖於一時如吏胥瞞官之爲也此等言語亦爲下乘說法云然耳

麟有別種

麟爲聖獸王者至仁則出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正謂此也猶鳳爲瑞鳥不能常有而可見者乃鸞與鸑鷟耳今燕都海子中有獸如鹿牛蹄而無角生育甚繁禁御時射

取以食不識其名謂之四不像想亦𨈆麟之麟類也至和中交趾獻天祿如牛而大通身大鱗首有一角其時亦謂之麟云粤東山中有五色雀名山鳳凰又鸀雀似鳳則鳳亦有別種也

奔非淫奔

禮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者禮不備之謂也有聘而嫁者亦有奔而嫁者禮不逮庶人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而不以禮爲重也則妾無不奔而奔則不盡妾也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淫者必至奔奔者不必淫後人有以奔字誤認爲淫奔者謬矣如淩遲是久

緩之貌律有淩遲處死謂久緩以死之也人竟以淩遲二字當罪名不亦謬乎

詩語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曠句也人情皆向菊風意欲摧蘭哀句也枝生無限月花滿自然秋樂句也塔影掛清漢鐘敲和白雲悟句也雨去花光濕風歸葉影疎達句也家貧無易事身病是閑時憤句也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晴近句也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閑遠句也

便面

晉人重扇題畫謂之便面唐僧皎然詩云他時畫出白團扇乞取天台一片雲團扇稱便面者謂其便於障面也今之竹骨紙面作摺疊形者相傳始於明永樂中高麗進貢而中國遂效之耳然北宋已有之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正謂是也

集句

晉傅咸集詩經句自成詩章聯絡貫串宛然出自心裁袁淑集左傳咏啄木鳥此爲集句之始其後由唐而宋其風大盛有集古者有集陶者有集唐者有集

杜者紛紛林立蘇東坡集唐人詩句爲詩餘元明以來多有之秀水朱竹垞集唐詩爲填詞一卷名蕃錦集華亭黃唐堂有香屑集二十卷句句集古而成尤足異者自序數千餘言用俳偶體通首集英華内六朝唐人儷句而成所謂字字生金霏霏玉屑者也聞有釋子作黃山賦用文賦體集古人詩文句而成通首混成惜不得見也

金陀粹編

岳武穆何等忠藎至今童稚皆知當時爲檜誣死又掩其勲勞志節爲誣史以揜天下之耳目其孫岳珂

作金陀粹編二十八卷中歷敘武穆行實編年褒揚宸翰及出兵日期又有籲天辨誣等録武穆之寃始得昭雪元史臣乃採此以爲傳而武穆不泯矣嗚呼以如此掀天揭地之人猶賴筆墨以雪其寃然則文章其可少乎哉岳珂可謂孝子慈孫矣

太元潛虛

楊雄作太元擬易貌視似覺奇闢細按之不過以生字換熟字而已其理道不能越易之精微其法式不能出易之範圍雖曰多能終爲效法所可取者惟方州部家一節而已宋司馬作潛虛效元又其駢拇枝

指也

高僧冤業

嘗見一書記高僧冤業事云二僧同志焚修入山各居東西厮西僧靜中忽聞窓外風𥌊淅瀝意其爲虎潛聽之果聞有虎嚙東僧也西僧杌桯不安思欲避匿遂踰窓下山𩙿夜奮走至一垣宇少憇聞内有女子𥌊隨以衣槖擲墻外似相約私奔者西僧懼走徑前忽墮眢井中而其女子果去其父母清曉追踪見其足跡至井而罷謂女之在井中因縋而出之乃僧也於是益疑僧所爲鳴之於官僧訴以實官使人上

山驗東僧而東僧安無恙也乃備受刑毒最後得雪焉噫一念之動爲惜身命遂遭大屈所以禪家最忌靜中之動也釋歸宗有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然聞昔有玉通爲栁翠以自汚其身者有鳩摩羅什見小兒登肩而吞針以娶妻生子者有大相國寺僧有妻則曰梵嫂者又何說也豈學力之有至有不至耶抑命運之不齊耶

左个

月令明堂左个左傳曰寘饋于个而退註曰个東西

廂也北史李謐傳左个即寢之房也謂旁室也楊升菴曰即今之捲蓬楝謂廂房横列于前自正室視之如个字之形故曰个也然明堂圖凡九室中爲太室四方中間爲太廟左半爲左个其半即爲彼季之右个將此一室斜分之有个字形故曰个也不然何孟季獨居廂房乎

疊字

鐘鼎篆書重疊字皆不複書但側書二字於下石經八分亦然今之真艸莫不由之或曰二乃古文上字言字同於上省複書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

作二點借旭之日爲下字今之印章亦有用此例者

鍊句

善棋者不但熟於殘局生殺第一起手進退棄取爲先次之侵分亦是緊要善詩者亦然鍊局乃起手也鍊句乃侵分也鍊字乃殘局也明於此者可以言詩可以言奕矣

知來者逆

易說卦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解者紛紛莫有一定明安公石易牖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葢因下句而

並舉之非爲易易有數往之順數也此語明白曉暢況易畫之自下而上自内而外遑成逆數乎於本文涵泳而自得之也

赤芾邪幅

詩采菽篇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箋曰芾大古蔽膝之象幅逼也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正義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然則赤芾乃今之護膝邪幅乃今之纏脚帶也

史記過火語

聶政刺韓傀既皮面決眼以死韓購問莫知誰子政

姊嫈聞之立起如市伏尸哭極哀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國策一句已了下更不必煩言以弟名不没足矣史記對衆人尚有一番說話迸逗出嚴仲子姓名如是則仲子亦難免矣恐政姊不如是之踈也此是史記過火處不免蛇足之嫌

要離刺慶忌

唐雎對秦王曰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專諸事見左傳又見史記聶政事見國策又見史記荆軻事見國策又見史記此時尚未有此事故雎

言不及要離事雎言及之與專諸聶政同科而不見左傳不見國策又不見史記見韓詩外傳及吳越春秋史記好奇博取獨遺此事何也

○石經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丹立於太學門外此初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此二刻也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補之此三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此四刻也文宗時立石于國子監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此五刻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朱子

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有存者

注書

注書本以發明本文之義然有閎博詳贍事有相証理有獨見名爲注而實補其所未逮充其所未至注與本文有並行而不可離者如郭象之注莊子酈道元之注水經裴松之之注三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豈非別樹旗幟不容軒輊者乎其次如漢唐諸儒之十三經注疏裴駰之注史記顏師古之注漢書梁劉昭唐太子賢之注後漢書李善之注文選皆古𡙡班

剝人幸嘗其一臠者也

海上浮圖辨

北齊書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有人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余謂海中蜃樓幻影往往有城郭車馬人物之形而塔影亦其類耳塔影之見於海上適會寺災之後故爲此影響之談不然城郭車馬又是何處移來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須臾迷失漢家宮闕未嘗焚毀何故亦現于海表猶之人方死而偶見其形謂之此人之鬼羣然無疑然人未死而亦有

見其形者如石普之奴之類則非此人之鬼斷斷如也作史者記此不根之談恐其貽惑後世也故爲詳辨之

○翦商

胡庭芳曰詩云太王實始翦商論者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餘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于口亦決不萌之于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綿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

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太王固巳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楊升菴云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攺戩作翦且說文别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攺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人知翦之爲戩則紛紛之說可息若如今文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顧亭林曰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文王之側耳史

記云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自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合曾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莫須有何以異哉

水性不同

蜀惟江水可淬刀劍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江州縣淸水穴以此水爲粉則膏暉鮮芳名曰粉水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則異常藥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句容縣半湯湖半冷半熱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谿東谿冬暖夏冷西谿冬冷

夏暖北行三里合成一谿温凉不雜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醮連州斟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漏泃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焉庭州瀰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鉄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延安石油以爲烟墨松脂不及也南荒有異溪水昆侖以水塗身即能乗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高奴縣石脂水膩浮如漆雲南灣甸有黑泉如漆飛鳥過之輒墜娑羅門有畔茶佉水出山石坎中能消金石艸木手探亦腐恐唐之水能制角弱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滄州澄綠水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没州人渡此者以

尾鉄爲船舫度爾格死海水不能沉物雖人用力按抑終不能入其水性不同之極致也

○君與天通

人主以天地之心爲心一念之善天以和氣應之一念之不善天以沴氣應之故曰人事變于下則天象示于上人主省躬欲觀巳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爲示者以驗之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爲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人主實與天通並非悠遠故誠以事之則天自降休若曰君與天遠則將子亦與親遠乎民庶之善不善其小者天視之如曾元不能悉數

其大者天視之如庶子亦有休咎之感應也此純是理道不得諉之於命數耳

漕運

吾吳漕運元時爲海運明初爲轉運如北路短盤騾子之意後改爲兌運貼脚耗與軍送至淮安等水次後改爲長運民不復遠送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但加增漕卒過江脚耗耳　本朝有民兌官兌民兌民間與漕卒對兌即長運也後改爲官兌民自輸納正供及脚耗于官而官自與衛漕對兌民力一甦矣日久奸胥作獘勒索漕規米石有止完七八斗者雍

正中蘇松糧道馮景夏力除其弊定以正供之外每石加制錢五十四文半爲漕卒之脚耗半爲胥役之食費水次遠者再加挑錢五文後遵行之前獘未絕之時民間固已多費而胥吏作奸不已侵欺正供遂爾流充之罪不絕自後胥吏無權謹守成規乃無溢志反得晏然矣故曰寛以濟猛猛以濟寛也

原文獲售

韓昌黎試顏子不貳過論主司不取後復爲主司仍出是題韓以原文獲售其人與題與文未嘗易也而去取不同若是文章固有定評哉而易其題與文與

人者又無所底止矣

精鑒畫一

天下理之是非文之美惡事之眞僞人持一說莫有定評在野者有精鑒之識而無畫一之權則未免淆亂終無歸宿在朝者有畫一之權而乏精鑒之識則終成强制未是公言吁安得以精鑒之識而操畫一之權哉

古碑幸存

漢魏古碑多在關洛山東大成殿亦多漢隷而後世之殘剥者不一而足洛陽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

洛中故碑累之五代時劉鄩守長安取古碑甃城宋姜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甃營浮圖又韓縝脩霸橋民磨碑石以供向拱鎮長安時民多鑱削其字元僧楊璉真伽毀碑刻以爲浮圖明太祖登基金陵悉取六朝舊碑砌作御道又秦雍地震山川崩陷碑石多摧碎　本朝雍正中山東大成殿災煨燼之餘漢碑亦有成死灰者古碑之幸存於今世者不過千百之什一况重之以災變隕落乎以見古物之難護持也薦福雷轟而重東之以堪摹者又其不幸中之幸者矣

怨毒

楚伍胥憤而入吳伯吳伐楚鞭尸撻墓晉巫臣憤而入吳教吳戰陣致楚疲於犇命宋張元憤而入夏搆之內侵致宋兵革煩興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左傳曰二憾往矣故當國者國有竒材當羅而致之不可爲敵所資也

祀其功德

先王之制禮也凡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所以報其功也八蜡之名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虫横渠以爲然留青日札云蜡之八神先儒以貓虎合爲一而昆

虫爲一非也昆虫毋作乃祝辭耳按郊特牲本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水庸也後祝辭曰昆虫毋作鄭何爲以昆虫入于八者之中乎昆蟲謂螟螣之屬乃害苗之物也蜡祭以報農功豈宜於害苗者而祀之除之宜斷斷也若報農功而并祀害苗之昆虫豈祀祖先而并祀害人之豺虎乎所謂懼而祀之者也則後世禱祈淫祀之濫觴也所以於此等事最宜辨晰明白使人不惑于理而禱祈淫祀之風庶可望其少息也夫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又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上禱字謂事事違理

無愧于心無愧于天下禱字謂與理相違徒工獻媚以求悅也

容齋論歷

洪容齋議論最平正惟論曆法一節未合理法其意謂置閏参差欲依節氣定月如立春爲正月初一驚蟄爲二月初一清明爲三月初一不拘日數一年定是十二月後世必有行吾言者但古人所謂月者視月之盈虧爲則若如洪說則月之晦朔不視月之盈虧爲則矣其可乎外國有以月滿爲朔者謂之白月黑月亦有中國遺意豈可參差天上之月以爲月日

之月哉

柔存剛廢

人性剛愎者事事欲其狥巳性之巽懦者有時未免狥人狥巳者往往有不便宜處狥人者往往有便宜處一則招損受益天理之當然一則循環往復人事之適然故舌以柔存而齒以剛廢也不然人之巽懦者多矣將不得並立於天地間也有是理哉

飛白

字有飛白體篆隷俱有之不獨草書也王隱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遒勁文字宜輕微不

滿名爲飛白如今之所謂渴筆沙筆是也唐人好作禽鳥花竹之像宋仁宗好飛白以點畫象形物元人好寫飛白石飛白竹今市井中以勾白成字中填花木人物且以五言詩或七言詩每字圖戲劇以爲玩者往往佈滿虛市閭矣

○方圓剛柔

方圓剛柔四字人生處世不可缺但用之欲各得其當耳各得其當者何大方而小圓内方而外圓大剛而小柔内剛而外柔是已大者綱常名節有關名教之處自當狥義而忘利不可不方且剛也小處細微

節末無關輕重何必斤斤自執已見不可不圓且柔也內而存心立志道義所在宜方而剛外而應對進退不妨委蛇從俗宜圓而柔所謂道不茍同於人跡不茍異於俗也

干支之數

干支之數曰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夘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無干四出楊子太元經曰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夘酉六辰戌五巳亥四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近西洋巧製自鳴鐘藏鎚于下以金索懸之至時其索

忽自轆轤而轉出鎚於上自擊其鐘如數而止㪣絕後仍轆轤而藏之其數以甲巳子午九等爲凖焉逢午時必九聲逢未時必八㪣他時類然此數與水一火二之數相持不廢但未知其義何居耳或云陽成于寅而備于申陰成于申而備于寅故女起壬申男起丙寅子至申午至寅其數九丑至申未至寅其數八七六五四推此天道順行以壬爲始地道逆行以丁爲始甲至壬巳至丁其數九乙至壬庚至丁其數八七六五推此

貪暴性成

人有仁慈成性者事事慈祥愷惻惟恐人之拂情而去也推而廣之即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意人有貪暴性成者事事刻薄寡恩惟恐人之順適而去也有富宦收農人田租必親歷之必苛算之農人出後使人尾之窺其顏色如未甚愠怒宦必惋惜以為利農也如有毒口呪咀者宦必欣喜以為利已也嗟乎人孰不愛名乎乃貪利者曾不惜名且以敗名為快人孰無心而貪暴者一至此乎不亦悲哉

長人

山海經曰長臂人國臂長三丈在赤海中長脚人國

在赤海東穆天子傳曰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左傳長狄三人疏云防風氏之後在殷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鄋瞞亡後種類迸居四夷不在中國然海外自有長人非盡闞長狄也而長狄後亦流于海外與長人列則有之耳

撒帳

撒帳始于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共坐預戒宮人遥撒五色同心果唐景龍中鑄撒帳金錢每十文繫一綵絛勅近臣送婚拾錢則令之撒金錢或始於此白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氈褥錦

繡一條斜然則娶婦而傳席以入弗令履地唐人已然矣

持戒堅忍

蓮社高賢傳僧曇翼入山誦經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托一宿師却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牀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裹錫杖遥爲按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

云云夫曇翼之堅不賢于玉通之墮乎甚矣學之貴堅忍也師持佛戒不敢手觸其堅忍如此士人獨無孔子戒乎而普賢相試事西遊用之

混沌

古三墳曰清氣未升濁氣未沉遊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混沌按混沌者如胞胎之初形也如穀種之初芽也如平旦之方覺也混沌一散施爲于幾千萬年而復收歛歸藏仍謂之混沌也亦可混沌本是生而未形之名今人乃直以屬之天地之終也

以徽隸杭

徽州舊名歙州與睦州相近故宋時歙睦爲一道睦今之嚴州也徽州今隸江南上江赴省試者跋涉艱難由陸路則崎嶇千里由水路則經杭入省群言隸于江不若隸于杭之便也江寧府溧陽縣便于鎮江不便于江寧雍正八年溧陽史中堂貽直爲江南總督日題請准改入鎮江府矣後必有爲以徽隸杭之請者也

書隱叢說卷之九終